



汽车穿过夜色与海风,把霓虹灯的缤纷远远地甩在后面。

这是1991年10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广西北海参加首届“珍珠节”。听说谢添、赵丽蓉晚上要到侨港镇跟观众见面,我便和一位记者同行追到侨港去。

他们是带着刚荣获东京国际电影节两项大奖的新片《过年》,到这个城市举办首映式的。《过年》得的是“评委特别奖”,在片中扮演妈妈的赵丽蓉捧得“最佳女演员奖”。这两天里,他们接连跟观众见面,表演节目,然后放映影片,连干了四场,据说爆满的剧场创造了这个城市的历史纪录。

我们因为忙于采访珍珠节的其他节目,竟未能一睹盛况。这晚到侨港镇是计划外的安排。谢添他们听说这里有一个早些年归国的难侨聚居的地方,便决定到这个离城十多公里的小镇加开一场。

大幕还没拉开。我的同行不失时机地在台侧采访赵丽蓉,听着这位年届花甲的著名评剧艺术家,讲述近几年退而不休的忙碌。讲述从电影《红楼梦》的刘姥姥,到电视连续剧《苍生》中的田大妈,一直到本月初获得国际大奖的艰辛。我坐在旁边,借舞台的侧灯,“默读”着谢添,脑海里“过电影”般地闪过他半个世纪以来所创造的角色和经手导演的一部部著名影片。这位已经78岁的影坛大师,这时正在向一位渔民询问,怎么用当地的方言,来表达即将表演的小品中的台词……

## 看着80岁的妈妈在午睡

厨房的炉火上旧砂锅里给妈妈炖的米粥散发清香那是童年时就熟悉的味道好像回到妈妈匆忙回家为我做午饭的那些中午朋友发来夏天出游的邀约去远方是空间的旅行在爸妈身边也是一种旅行啊穿越的是时间风景是爸妈的暮色斜阳

四十多年前还有一些村庄没有通上电,村民晚上的生活照明就是煤油灯,能用上蜡烛就比较奢侈了。姑妈家离我们村有十多里路,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庄,上学后每到假期父亲就会把我送到姑妈家小住。

姑妈家在村东头,院子挺大,我去了表哥表姐都让着我,姑妈也更宠我。姑妈家那房子中间是堂屋,堂屋两边的房间是卧室,我们称“里屋”,里屋各有一个大土炕,堂屋进门两侧是用土坯垒的灶台,灶台的深处连接着里屋的土炕,在堂屋柴架做饭余火就会顺着连接处窜到大炕里边,一年四季都是热炕头,当然冬天是最舒服的。在灶台和大炕连接的这面墙上有一个三十厘米见方的洞,这

## 养育

北海市文化局的一位同志闪了过来。“是这么一回事——”老杨尽可能平静地述说着一件意外的事情。

这真是太出乎意料了。我伸头往台下一看,果然,已到演出时间了,但这一千个座位的剧场里,只稀稀落落地坐着不到两百来客。也许,真如老杨了解的那样,由于今日天气难得地好,渔民都出海去了,还未回来。

谢添、赵丽蓉不动声色,好似没事一样继续着他们刚才的话题。有点沉不住气的是他们的另两位同伴:首映式的主持人小姐,还有一位青年歌唱家。从北京来的这位小姐曾在十余部影视剧里充当角色,已是崭露头角的“星”了;而这位歌唱家,则是一部著名电影主题歌的主唱者,前不久才在首都开过颇为轰动的独唱音乐会。在他们铺满鲜花的艺术生涯中,这样的挫折也许是罕见的吧?更何况那两位已是登上巅峰的老艺术家,怎能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难堪呢?

迟疑了一下,主持人小姐还是提了出来:“是不是跟观众见一下面就行了,就不必表演节目吧?”赵丽蓉淡淡地说:“那不好吧,谢导!”谢添站起来:“今天来的,都是特别热心的观众,怎能不演?一个节目都不少!”微弱的侧光,把谢添的脸镶成一尊雕像。一下子,他那严肃的脸又松弛下来,变得像他的喜剧影片中的人物那样可爱——“有十个人,演;五个人,演;两个人,演;要是只有一个人,那我有一个要

## 台侧

徐泓教授与我同龄、同校,大学毕业后又同到内蒙古沙漠边的一个小县工作。后相继回京,同在新闻界工作直到退休。但我却不知道她肚子里一直藏着一本大书,从未吐露。这就是新近出版的《燕东园左邻右舍》(上海文艺出版社)。一经面世轰动学界,连我也目瞪口呆。

燕东园指的是老燕京大学的一批教授别墅,后并入北大,曾住过许多名教授,前后接续百余年,现已成受保护文物。徐教授是借古房子写人,这一点我们是相通的。十年前我因写《树梢上的中国》曾提出一个新观点,记录历史有三种载体:文字、文物与古树。殊途同归,我选择了古树,她选择了文物老屋。而且天降其人,这二十文百年老房子至今还没有变更过住户的只有徐家了,而徐家能动笔写书的也只有她了。天降大任,她成了一颗燕京文物子遗仅存的种子。

我立刻想到1958年吉林省曾出土一颗千年前的古莲,经人工唤醒,居然发芽开花。作者的这部著作堪比古莲开花,令人拍

## 台侧

求——”台侧的人们都静静地注视着他,等待着下文。略停了一下,谢添说:“要求你,你去小解的时候,告诉我一下……”大家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老杨更是乐了起来:“您又抖包袱了!”开场的铃声扫去了沉闷。主持人小姐容光焕发出场,接着是歌唱家绕梁的歌声,然后是谢添的小品及方言儿歌,再后来是“刘姥姥”的“载歌载舞”……掌声四起,献花踊跃。这些掌声远谈不上“雷动”,鲜花也不“如潮”,但其中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登车回城,留下银幕上下的人们去体验《过年》的悲喜。我的同行还要继续他的采访,他要写一篇介绍他们的经历与成就的专访,而我今晚有幸读到了他们台侧的一幕,觉得不必再问什么了。这样的艺术家,几十年如一日地对待生活,对待艺术,对待人民,他们在银幕上的辉煌,也同样是

这晚的这件事,我的同行也许不会写进专访里去,历尽沧桑的两位老艺术家,过后对此也会淡忘的吧?作为亲历了这平常而又难忘的一幕的我,却不会忘记,事过30多年,还是把它写了出来。

王铁成是唐氏综合征孩子的父亲。为了这个儿子,他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小时候,到处带孩子看病。后来,不断帮助孩子学习生活技能,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让孩子学会了打鼓,可以经常参加京剧票友的演出活动。“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儿子的境遇,让他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个群体的困境。20世纪90年代,他加入了残疾人工作者队伍。他是中国残联第二届评议会副主任、第三届残联副主席,也是中国智力残疾人亲友

会和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分设后的首任和连任主席。他在残联这个平台上,慷慨地奉献了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参加各种会议,接受各类媒体采访,南征北战,上山下乡,都不忘为智障人鼓与呼,并以自己为例,呼吁社会关注这些最困难的人。他当了几届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参与了许多与残疾人相关的提案。他经常深入全国各地的残疾人组织、培智学校,慰问残疾人工作者,为他们题词,为他们鼓劲。他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大大提升了对残疾人的社会关注度,也促成了许多助残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

王铁成卸任五年之后,我有幸连任了两届智协主席,和王铁成有了更多接触。我曾陪他到基层调研,感受他看智障孩子的眼神,一如看自己的儿子。他仍然关注着这些孩子们。有一年春节我去他家拜年。那几个月,全国发生了多起年边的家长无力照料重度智障孩子而导致的家庭悲剧。他忧心忡忡,说“我们老了,孩子怎么办”,这个问题必须引

了屋里,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准备好了挨打,姑父进屋后出来,手里拿的不是笤帚疙瘩而是我的布鞋,他蹲下握了一下我的脚,问:“烫着没有?还疼吗?”边说边给我穿上鞋,我低着头,涨红了脸不知所措,姑妈一边捞出锅里油灯的玻璃碎片一边训斥着小表姐,这是一大家子的饭啊,尤其是姑父、大表哥、大表姐干了一早晨的田地活,累了回来要吃的早饭,结果被我一脚……唉!恨不得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姑父给我穿好鞋牵着我的手走到院子里,他默默地从厢房推开门把我抱车上,我这才明白,他担心姑妈训我,骑自行车送我回家。一路上姑父都没责备我,自己闯了祸,小表姐在家替我挨训,我回到家是啥情

## 窑窝里的煤油灯

案叫绝,又思考连连。我在《张闻天》一文的开头说过:“从来的纪念都是史实的盘点与灵魂的再现。”乱世出英雄,但更考验知识分子的灵魂。从翻开书的第一页,我就被这百年前的学风和那一群精英所吸引。幸哉,作者为我们保留了这样一批学界之魂。

他们的灵魂是那样的纯洁。1930年冯至先生与恋人订婚后即单身远赴德国留学。1932年末婚妻也来到了柏林求学,两人却分别租住在不同的街道上,各自保持着个人的境界,安心读书互不相扰。一些富二代去留学,还不是先拿着啃老钱在十里洋场玩个够?而他后来在北大任教时遭遇“文革”,那是一个给知识贴了封条的年代,他满屋子的书柜被一张张封条封住。邻居和老友杨晦先生的儿子杨镰要到新疆插队向他告别,他用热毛巾轻轻地化开书柜上的封条,取出一本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这

6月25日,到八宝山向王铁成告别。这位以在银幕上诠释和演绎周恩来总理形象而获得终身荣誉的功勋演员,6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他的许多同行来了,许多朋友来了,许多粉丝来了。关于他的演艺生涯和贡献,大家耳熟能详。但是,还有一些事情,就未必知晓多少。

王铁成是一个有情有义又有趣的人走了

张宝林

王铁成不仅是表演艺术

况还是未知数。父亲一直对我是很严厉的,每次犯错都是笤帚疙瘩伺候,这次我也作好了回家挨打的准备。到家后,姑父和父亲寒暄几句后,把我放下就走了,对我闯的祸只字未提。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已经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 七夕会

是打开新疆近代考古的一把钥匙。这本书被杨镰翻烂、看透,心中种下一粒知识的种子,二十年后杨镰成为卓有成就的新疆考古专家。

还有,当年的燕京大学从1934年就开始确立体育课为必修课,冬天必上的滑冰课,体育教授给一个学生打分,右腿打了4分,左腿打了3分。理

由是左腿蹬力不够。看到这里我脑子里总会浮想起一个老教授俯身在冰面上,侧头、瞪眼,仔细观察一个学生脚踏冰刀的动作。这得有多么负责的精神?在老燕京、老北大,知识连同这些知识的传授者的人品就是这样传承的。

他们的灵魂是经过煅烧和锤炼的啊。他们这整整一代学者,别无所求,只为求知,以知识报国。

一次我去看徐泓教授,她指着附近的一处老房子说,那曾是翦伯赞先生的家。我肃然起敬,

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我们根据他的要求,组织人力进行调研,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但是这件事毕竟太大,仅靠一个社会组织显然无法推进。我如实告知。他对我说,大的方案没有出台之前,我想捐一部分资金,探索为智障人士做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多年来,他曾为残疾人慷慨解囊,捐赠过许多资金和设备。这件事更说明,直到生命垂暮,他仍在为残疾人的生存境遇殚精竭虑,亲力亲为。可惜,不久他就生病了,这个设想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探讨。

王铁成卸任五年之后,我有幸连任了两届智协主席,和王铁成有了更多接触。我曾陪他到基层调研,感受他看智障孩子的眼神,一如看自己的儿子。他仍然关注着这些孩子们。有一年春节我去他家拜年。那几个月,全国发生了多起年边的家长无力照料重度智障孩子而导致的家庭悲剧。他忧心忡忡,说“我们老了,孩子怎么办”,这个问题必须引

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我们根据他的要求,组织人力进行调研,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但是这件事毕竟太大,仅靠一个社会组织显然无法推进。我如实告知。他对我说,大的方案没有出台之前,我想捐一部分资金,探索为智障人士做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多年来,他曾为残疾人慷慨解囊,捐赠过许多资金和设备。这件事更说明,直到生命垂暮,他仍在为残疾人的生存境遇殚精竭虑,亲力亲为。可惜,不久他就生病了,这个设想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探讨。

王铁成不仅是表演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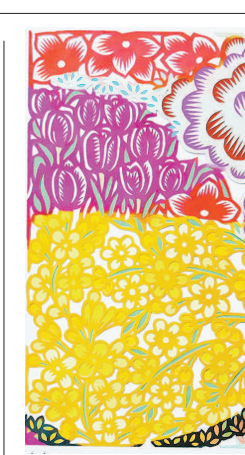
况还是未知数。父亲一直对我是很严厉的,每次犯错都是笤帚疙瘩伺候,这次我也作好了回家挨打的准备。到家后,姑父和父亲寒暄几句后,把我放下就走了,对我闯的祸只字未提。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已经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 七夕会

在上中学时就读他的书,一位有名的红色史学家。但他曾因在刘少奇手下工作,“文革”中不愿违心地诬陷上级,愤然自尽。这件事不关学术,但能看出一个真正的学者身内藏着怎样高贵的灵魂。

徐教授的这本书写的是一大群老房子,现在早已物是人非。我怅然有思,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燕东楼。但是我能感觉到空气中都沉浸着他们的灵魂。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燕东园和它的旧主人帮我们照见了什么?照见了后学者的责任,也拷问着我们的灵魂:治学可有诚心?教授子弟可有耐心?独立做人可有良心?

张载的治学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且不说四个“为”了,只说那第三个“为”,在校园这块绿洲里、这块漂泊的知识岛上,我们可还有定力、毅力,为那些行之并不遥远的“往圣”们继一份绝学吗?



繁花 (剪纸) 奚小琴作

术家、慈善家,也是个极有趣味的人。他是杂家,是顽主。他善书画,能操琴,会唱京剧。还善鉴赏、广收藏。前些年,每次去他家,他总会展示他新收藏的文玩、字画。有一回,他拿出个葫芦蝻蚰罐,说这葫芦得自己种。两辆铁皮车的葫芦,就几个能用。

他又是极重感情的人。有一次,他留我在家吃饺子、焦圈、基围虾,说起当年跟路玉笙学京剧韵大鼓,忽然兴起,大段念起了《风雨同舟》的台词,抑扬顿挫,一气呵成,那年,他已是86岁高龄了。

王铁成对生命充满了无限敬畏。甚至小猫、小狗,花草树木,也都伺候得妥妥帖帖。有一次,我去看他,刚进门坐下,他就很伤感地说,我的小狗今儿早上死了。接着详细叙述小狗近来生病,艰难挣扎的过程。他把狗粮打碎,或把牛肉嚼烂喂它,它都无法吞咽,那晚他出门,回来较晚,发现小狗没有到狗窝睡觉,而是趴在他常坐的沙发边,他没在意。但早晨发现已经死了。他觉得是在等他回来。他的老伴说,昨晚,小狗自己到外面撒了一小泡尿,然后在沙发前转了一圈,就走开了。现在才知道那是在向主人告别。他说已安排人去买木板,做个小棺材。忙活半天,才说正事。

这么一个人走了,让人怀想不已。这样的人,现在几乎绝迹了。